

笑猫日记

马小跳的表妹杜真子有一只猫，他会笑。还记得吗？

杨红樱

塔顶上的猫

Tanding Shang
de Mao



明天出版社

笑猫日记2：塔顶上的猫

【杨红樱】著

目录

[有一天 塔顶上有一只猫](#)

[又一天 小树林里的猫会](#)

[第二天 著名的“资格猫”](#)

[这一天 一件狐狸皮大衣](#)

[第二天 冒充斑点狗](#)

[第三天 一树梨花](#)

[那一天 一群醉猫](#)

[第二天 老鼠和猫打赌](#)

[第三天 猫被老鼠玩了](#)

[昨天 昨夜星空](#)

[今天 看菜花，吃春卷，放风筝](#)

[第二天 过一天，算一天](#)

[第三天 精神胜利法](#)

[又一天 粉红色的旋风](#)

[第二天 疯狂的报复](#)

[过几天 暗箭难防](#)

[那一天 在宠物医院里](#)

[第二天 藏在心里的话](#)

[第三天 公园里的大游行](#)

[第四天 飞翔的花朵](#)

[又一天 花鹭飞走了](#)

[又一天 塔顶上有一只假猫](#)

有一天塔顶上有一只猫

有一天|天气：漫漫长夜的冬天终于过去了。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“春分”。这一天，白天和黑夜一样长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白天渐渐地会比黑夜长。

春天到底是哪一天到来的？我和京巴狗地包天一直在争论不休。地包天说，春天是她的女主人给她脱下花棉袄，换上绿毛衣的那一天来的；我说，春天是第一阵春风吹来的那一天来的。

地包天说：“天天都在吹风，怎么知道哪一阵风是春风？”

我说：“有一阵风吹在我的脸上，轻轻柔柔的，像杜真子的手在抚摸我的脸，这一阵风就是春风。”

这样的争论，永远没有结果，应为地包天就会转移话题。

“猫哥，你看天上的那朵云，好像你现在的样子。”

我现在正躺在山坡的草地上，头上白云朵朵，每一朵白云的形状都不一样。我不知道地包天说的是哪一朵云。

“就是那一朵。看见没有？前面突起的两个尖尖角，是你的两只耳朵。后面怎么没有尾巴？左边还缺了一条腿……哦，对不起，猫哥，这是一朵受伤的云，不是很像你……”

那朵“受伤的云”是朵流云，匆匆忙忙地走得很快。它来到了白塔那里，很快地，又掠过了塔顶。

塔顶上有只猫！

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地包天。地包天站起身来，两只爪子搭在眉头那里：“嗷，天哪！塔顶上真的有一只猫！”

这座白塔屹立在翠湖公园的中央，塔顶应该是公园的最高点。平时，我们这些生活在地面上的动物，都太注意地面上的事情，很少抬头看看天空。今天，如果不是因为看那朵“受伤的”流云，如果那朵流云没有经过塔顶，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现，塔顶上有一只猫。

塔顶上的猫，引起了地包天的好奇心：“我想知道的是，这只猫在塔顶上干什么。”

看了半天，塔顶上的那只猫好像什么都没干，只是一动不动地蹲在塔顶上。

“这只猫只不过在塔顶上发呆而已。”地包天重新躺在草坡上，“我想知道地是，在哪里不可以发呆！这只猫为什么偏偏要到塔顶上去发呆呢？”

如果我不回答地包天的问题，地包天就会自问自答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在塔顶上发呆，是最高级的发呆，这说明发呆的水平很高……”

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。这就是地包天的思维方式——一团乱麻。

我被塔顶上的这只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这是一只罕见的虎皮猫，黄黑相间的皮毛，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子般的光泽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涂上了一层金粉的雕塑。

因为山坡与白塔之间隔着翠湖，所以我看不清那只猫的脸。但是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那只猫蹲在塔顶上的姿态都很优雅，所以我断定，这是一只女猫。

到了下午，来翠湖公园晒太阳的猫更多了。京巴狗地包天热心地奔走相告，于是，公园里所有的猫都知道了，塔顶上有一只猫。

所有的猫都聚集在白塔下面，仰着头看塔顶上的猫。

她什么意思啊？”全身雪白，白得没有一根杂毛的“靓猫”问她身边的“酷猫”。酷猫全身乌黑，黑得没有一根杂毛。这一黑一白的酷猫和靓猫，总爱呆在一起。他们认为白猫和黑猫才是真正高贵的猫。对于塔顶上那只既不是黑猫，也不是白猫的虎皮猫，酷猫和靓猫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。

“她到底想干什么？”“乌云盖雪”问她身边的“雪里拖枪”。

云盖雪是一只身子乌黑，只有四只爪子是白色的女猫。雪里拖枪是一只身子雪白，只有尾巴是黑色的男猫。他们认为，只有乌云盖雪和雪里拖枪，才是猫中极品，所以他们也没有把塔顶上的虎皮猫放在眼里。

看稀罕的猫都仰着头，对塔顶上的猫议论纷纷。塔顶上的猫对她脚下的这一切，却全然不知，她仍然一动不动地蹲在塔顶上。

脖子仰酸了，眼睛看累了，乌云盖雪和雪里拖枪率先离开了。“有什么好看的？想出风头而已。”他们不屑一顾地走远了。

真的没什么看头。

酷猫和靓猫也离开了。随后，那些看稀罕的猫，也陆陆续续地散了。

“猫哥，我们也走吧。”地包天的脖子也仰酸了，眼睛也看累了，“杜真子该放学了。”

地包天以为一提杜真子，我就一定会回家。可是，我现在并不想回家，塔顶上的那只猫已经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。我一边欣赏着她优

雅的仪态，一边感受着她内心的孤独。她使我想起孤独地穿行在丛林里的老虎。老虎是我最崇拜的偶像，虽然我们同属猫科，还有亲戚关系，但我只有在电视节目“动物世界”里见过老虎。

地包天独自离开了公园。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和她一道回家。

又一天 小树林里的猫会

又一天|天气：从早晨到下午，一直又滚滚的雷声，从天空深处，隐隐约约地传来。看看杜真子书桌上的日历，才知道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“惊蛰”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冬眠的动物们将纷纷出来活动了。

每天早晨，我和杜真子都是被闹钟闹醒的。杜真子会赖床，一直赖到她的妈妈大呼小叫地来掀她的被子。

起床后的杜真子，手忙脚乱，刷牙、洗脸、梳头、吃早餐，她会在二十分钟内通通搞定。临出门的时候，她会把她房间里的那盆土豆苗抱到阳台上，放在有阳光照耀的地方，她还会把一片偷偷留下的面包撕成碎屑，撒在阳台上，给那些小鸡吃。这时候的杜真子，是天底下最温柔、最可爱的女孩。

京巴狗地包天永远会在一楼的电梯门口等着我。这几天，她对我有些不满。她跟她的女主人一样，喜欢吃甜蒜。她明明知道我受不了她嘴里的蒜味儿，可这几天她故意不漱口，也不嚼口香糖。

地包天对我的不满，是从我们发现了翠湖公园白塔顶上的那只猫的那天开始的。她不止一次酸溜溜地对我说，现在我的心里只有她，没有她。第一个“她”，指的是塔顶上的那只虎皮猫；第二个“她”，指的是地包天自己。

地包天一见到我，就对着我的脸哈出一口蒜气。我赶紧逃跑。

我朝翠湖公园跑去。远远地，我就看见了高耸

入云的塔顶，塔顶上有一只猫。每天，不知她什么时候上去，也不知她什么时候下来。总之，每天早上，我去公园的时候，她已经在塔顶上了；每天晚上，我离开公园的时候，她还在塔顶上。

还是那片山坡。虽然，上午的太阳还没有照射到这片山坡上来，但是，躺在这里，刚好能从最佳的角度仰望他塔顶上的那只猫。我刚躺下，京巴狗地包天就追来了。

“猫哥，太阳还没晒过来，你躺在这里不冷吗？”

我静静地望着塔顶上的猫，什么也不想说。

这时候，从很远的高空中，隐隐约约地传来滚滚的雷声。

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地包天是一只很有想象力的京巴狗，“天上好像有人在打鼓，有好像有许多人在跑步。”

我告诉地包天，那是雷声。

“我只知道夏天会打雷，在打雷之前会有闪电，在打雷之后会下雨。”地包天迷惑地望着天空。

我告诉地包天，现在天上响的是春雷。

“哦，猫哥，我差点儿忘了！”地包天的记性不太好，“刚才我经过小树林时，看见好多猫在那里开会。他们让我捎话给你，叫你也去开会。”

“开会？”

我觉得好可笑。我从来就是独来独往的，很少和他们聚到一起的。记得有一次他们硬让我去开会，讨论“猫该不该笑的问题”。会上所有的猫都说猫不该笑，那是因为他们都不会笑。我才不理他们呢。既然他们看不惯我笑，看见我笑就生气，我不跟他们来往就是了。所以，在我的同类里，我并没有好朋友。

地包天从来没有开过会，她很想去看看那些猫是怎么开会的，更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。

“我听说那些猫经常在公园的小树林里开会，你带我去一次吧！”

“无聊透顶！”

我对那样的会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我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塔顶上的那只猫。

这时，一群猫朝山坡上跑来。

身子白、尾巴黑的雪里拖枪率先冲倒我的面前：“笑猫，我们都在等你去开会。你怎么还不回去？”

我笑了，是嘲笑。

“你们开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怎么没关系？”全身乌黑的酷猫跳了起来，“难道你不是猫吗？”

我觉得很奇怪。雪里拖枪和酷猫平时是两只势不两立的男猫，现在怎么好得一个鼻孔出气？

我有笑了，是冷笑。

“难道我是猫，我就一定要参加你们的猫会吗？”

“我知道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的猫会，但是这一次，你必需参加。”

那知全身黑、四爪白的乌云盖雪慢悠悠地说着，但口气却十分傲慢。她仗着自己有名贵猫的血统，对谁都是一幅有恃无恐的样子。

“对，你必须参加！”

全身白得没有一根杂毛的靓猫也跳出来，站在乌云盖雪的身边。我更觉得奇怪了。靓猫和乌云盖雪一直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女猫，今天怎么也好得像亲姐妹似的？

“说说看，我为什么必须参加这个会？”

我重新在草地上躺下来，把两只前爪枕在脑后，两只后爪较差地跷起来。

雪里拖枪气极败坏地说：“因为我们要开的这个会，是关于那只猫的！”他高高地举起一只爪子，指着塔顶上的那只猫。

看看其他猫的脸上，都是一副愤愤不平的表情。我坐起来，不解地问：“难道那只猫跟你们有关系吗？”

“怎么没关系？”

好几只猫异口同声地朝我怒吼。

我本来不想去参加这个猫会的，可听到那只猫的怒吼之后，我倒真想去听听，塔顶上的那只猫，到底跟地上的这些猫有怎样的关系。

我站起身来：“走吧，我跟你们去开会。”

一群猫浩浩荡荡地冲下山坡，浩浩荡荡地冲进小树林。

小树林里还有一些猫等在那里。

很快，大家就围成一个圆圈蹲着，尾巴都朝着一个方向弯着。

酷猫和雪里拖枪并肩蹲着，他们俩对望了一眼。看得出来，他们很得意，至少眼前的这个阵势让他们觉得这里猫多势众，而塔顶上的那只猫势单力薄。

这个猫会从上午开到中午，有从中午开到下午。每只猫必须发言，都必须表明对塔顶上的那只猫的态度。

最后，只剩下我没有发言了。他们说的什么，我都没听见，我一直望着塔顶上的猫发呆。

雪里拖枪不得不提醒我：“笑猫，该你发言了。”

我突然笑起来。如果在平时，我的笑肯定会让这些猫非常愤怒，因为他们都不会笑，也不能容忍别的猫笑。但是今天，他们似乎对我特别宽容，因为现在他们要共同对付的是塔顶上的那只知虎皮猫。

“让我说什么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你心里怎么想，就怎么说。”靓猫对我说话的语气从来没有这样温柔过，她平时见到我，总是不理不睬的样子，“笑猫，对塔顶上的那只猫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我没有看法。”

乌云盖雪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：“笑猫，你怎么可以没有看法呢？”

“我有看法！”

地包天突然冲到这一群猫所围成的圆圈里来。她一直认真地听着每只猫的发言，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发言。

这是一次猫的会议，突然闯来一只狗，而且是一只傻里傻气的京巴狗，这让会议的主持猫——雪里拖枪很生气。

“我们猫在开会，狗跑来干什么？”

地包天说：“我有话要说。”

雪里拖枪眼睛一瞪：“请你马上离开。”

这时候，我挺身而出：“她是我的好朋友，你让她离开，我也离开。”

我和地包天一起离开了小树林。开了一整天的猫会，就这样被地包天搅了。

第二天 著名的“资格猫”

第二天|天气：天上只有几缕淡淡的云彩。风也是柔柔的清风，吹得柳枝轻轻摇摆，吹皱了翠湖绸缎一样的水面。

刚走进翠湖公园，就撞见了乌云盖雪和雪里拖枪，我怀疑这两只猫，早就在这里候着我了

“笑猫，今天我们还得接着开会。”乌云盖雪的口气依旧十分傲慢。

我说：“昨天不是开过会了吗？”

“大伙儿都觉得还没开够。”乌云盖雪说：“有好多猫还有话说。”

“我也有话要说。”地包天兴冲冲地嚷嚷着。雪里拖枪恶狠狠地瞪了地包天一眼，很想发作，但有碍着我的面子。必经在猫界，我还是一只很有名气的猫，这也是他们一定要我出席猫会的一个原因——有我在，会给这个猫会增添几分权威性。雪里拖枪对地包天说：“你是狗，不是猫。在我们猫的会上，你只能旁听，不能发言。”

地包天眨巴着眼睛，问我：“什么叫‘旁听’？”

我也说不清楚，可能就是参加会议而不能发言的意思。不过，只要可以参加猫会，地包天就很高兴了。昨天的猫会，真让地包天长了见识，她发现那些发言的猫，都有一个了不起的本领，就是都能够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

“猫哥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还不如带我去开会。”

说得也是。那些无聊的猫们的话题，肯定离不开塔顶上的那只猫，而那只猫正是我所关心的。

小树林里，开会的猫都到齐了。真怪，平时，这些猫都是喜欢睡懒觉的，怎么一开起会来，就都变得这么勤奋呢？

他们还是围成一个圆圈蹲着，尾巴也朝着一个方向弯着。我的尾巴习惯直直地拖在身后，这让酷猫看着不顺眼。

“笑猫，你的尾巴呢？”

“屁一股那里。”

“我知道在屁一股那里。请你把尾巴弯过来。”

听得出来，酷猫是压着一肚子火的。

我故意把尾巴向上弯着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笑猫日记2：塔顶上的猫》杨红樱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433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